

一股來自外太空的死亡風暴，
引發一場無法避免的人間浩劫……

天外病菌

繼《神秘之球》
《侏羅紀公園》

作者又一力作

迈克尔·克莱顿／原著

The Andromeda Strain by Michael Crichton

最新美国科幻小说

天外病菌

The Andromeda Strain
by Michael Crichton

迈克尔·克莱顿

原著

侯萍 闻炜 兆平

翻译



天外病菌
〔美国〕迈克尔·克莱顿 著
候萍 闻炜 兆平译

出版发行 海南科技出版社
地 址 海口滨河路花园新村10号
照 排 海南金华印刷中心
经 销 海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南通利彩印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625 插页 2 字数 198千
版次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87241-572-8/I·306
定 价 14.80元

人类智慧存在的价值尚未充分展现。

——杰瑞米·史东

见闻愈广，所需的代价愈大。

——赫尼克

主要人物简介

杰瑞米·史东(Jeremy Stone)——野火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史丹福大学细菌学系主任。史东曾获诺贝尔奖，在学术界享负盛名，备受美国政府器重。

彼得·莱维特(Peter Leavitt)——野火计划成员之一。莱维特是一名想像力丰富、颇有创见且勇于大胆思索的临床微生物学家。

查理·伯顿(Charles Barton)——野火计划成员之一，贝勒大学医学院教授。伯顿极富科学天份，但做事杂乱无章，且感情用事。

马克·霍尔(Mark Hall)——野火计划成员之一。外科医生。霍尔反应敏捷、工作效率高，但性情急躁。

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皮德蒙特镇中一名生还者。这名六十九岁的老人患有胃溃疡，终日服用阿斯匹灵及斯特诺以止胃痛。

KA-98/51

没有边境的区域

故事是从一个手握双筒望远镜的人开始的：在某个冬天的晚上，一个男子站在山路旁，俯瞰山下亚历桑纳州的一个小镇。

萧恩中尉一定早已预感到双筒望远镜的功能有限。望远镜的金属部分冷冰冰的，他身上的防寒大衣和笨重的手套使他的行动显得极其笨拙。他呼出的热气嘶嘶作响地融入月光下的空气之中，弄得镜片模模糊糊，他不得不频频停下来，用戴着手套的粗短的手指擦去雾气。

他并不知道，他的这种行动是徒劳无功的。要看清这个小镇上发生的情况并揭示它的秘密，双筒望远镜是不管用的。倘若他知道最终解开小镇之谜的人，所使用的是比双筒望远镜强上百万倍的仪器，他必定会感到很惊讶的。

萧恩身体靠着一块大石头，双臂支在上面，把双筒望远镜举在眼前，有点凄楚、愚蠢、令人怜悯的感觉。望远镜虽然很笨重，但这样握在手中至少让他感到轻松自在。这将是临死之前最后一次舒适的感受。

我们可以想像或设想得出打从这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萧恩慢条斯理地扫视了一遍这个小镇。他看得出这个镇不大，只有一条大街，两边坐落着六幢木造建筑。万籁俱寂：没有灯光，没有人活动，连微风也没送来一丝声响。

他将注意力从小镇移到周围的山丘上。平秃低矮的灰色山丘上长着杂乱矮小的植物，偶尔可见一棵丝兰花树的树干被裹在残

雪里。远处还有更多的山丘，再往外就是平坦、杳无人迹的摩哈比大沙漠，印第安人称这儿为“没有边境的区域”。

萧恩发觉自己在寒风中瑟缩发抖，因为时值早春二月——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而且此时已过夜晚十点。他走回顶上竖着大型旋转天线的福特埃可诺军用货车，爬上后座，然后关上车门。

他置身在深红色的光线里：这是一种适合夜间用的灯光，让他走出车厢时不致目眩。在红色光线映照之下，车厢里那一排排仪器和电子器材闪烁着绿色的光亮。

电子技师——二等兵克兰也在车厢里，他也穿了一件防寒大衣。此刻，他正弯腰俯视地图，不时参照面前的仪表所指示的数值在计算着。

萧恩问克兰是否能确定他们已经到达了那“地方”。克兰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时二人都已感到疲惫——他们从范登堡出发，驱车行驶了整整一天去寻找那颗新近发射的斯古普号人造卫星。他俩都不太了解斯古普号的情况，只知道是一组用来分析高层大气，然后返回地面的太空舱。萧恩和克兰的工作就是找回这些降落地面的太空舱。

为了便于回收，卫星上安装了电子遥控装置，当它们降至离地面约五里时，遥控装置就会开始向地面发射信号。

这就是这辆军用货车上为什么装备那么多无线电测向装置的缘故。事实上，它本身也在进行三角测量。用军事术语来说，这叫“单组三角测量术”。这种方法虽然慢，却十分有效。测量的过程很简单：停下汽车固定好位置，收录来自卫星的无线电波束的强度和方向。做完这项工作之后，就把汽车朝着卫星最可能降落的

方向行驶二十里，然后停下，再确定新的座标。这样能绘制出一系列三角测量点，然后汽车就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径朝卫星驶近。汽车每隔二十里停下来，修正一下可能出现的误差。虽然这种方法较用两辆汽车要慢些，却更加安全——军方认为在一个地方同时出现两辆军车可能会引人怀疑。

一连六个小时，汽车一直向那颗斯古普号人造卫星驶近：这一刻他们差不多已经到达目的地。

克兰神情激动地用铅笔敲了一下地图，大声说出山脚下那个小镇的名称：皮德蒙特，亚历桑纳。人口：四十八人。二人对此都感到十分好笑。但其实他们内心颇为焦虑。VESA，即范登堡预计的卫星降落点，就在皮德蒙特北面十二里处。范登堡根据雷达观测和一一四一〇电脑轨道预测估算出了这个位置。一般来说，估算的误差不会超过几百码的距离。

然而，这并不足以否定无线电测向装置的作用，它探测出那颗卫星的电子遥控装置就在小镇中央。萧恩认为镇上可能有人看到卫星降落——卫星的热量会使它发出亮光，让人发现它并将它回收，带进了皮德蒙特。

这种想法是很有道理的，只是那个偶然发现一颗刚降落美国卫星的皮德蒙特居民，可能已将此事透露给别人知道——诸如记者、警察、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军队或者其它人。

不过，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风声走漏。

萧恩走下军车，克兰也跟着下来，车外的寒风吹得萧恩发抖。二人细心地俯瞰山下的小镇。

镇上一片宁静，却没有一丝光亮。萧恩发现，加油站和汽车

旅馆两处的灯光都已熄灭。这是方圆几十里内唯一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

接着，萧恩又发现了几只鸟。

在满月的光辉之中，他清楚地看到那些体形庞大的鸟在几座建筑物上方慢慢地盘旋，犹如黑色幽灵般在月亮面前荡来荡去。萧恩不明白为什么刚才没有发现它们。他问克兰是否知道那是什么鸟。

克兰说他无法判断，随即又开玩笑地说：“也许是几只兀鹰吧！”

“不错，看上去像兀鹰。”萧恩说。

克兰忐忑不安地笑了笑，口中呵出的热气嘶嘶作响地融进黑暗之中。“但这儿怎么会有兀鹰呢？除非有什么生物死了，否则它们不会出现啊！”

萧恩以双手挡住风，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他一语不发，只是盯视着那些建筑物和小镇的轮廓。接着，他又举起双筒望远镜对小镇扫视了一番。不过他没有发现任何人影和动静。

良久，他放下望远镜，把香烟扔到洁白的雪地上，烟头的火星滋滋几声便熄灭了。

他转过身对克兰说：“我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范登堡

三百里之外，有一间偌大而无窗户的方形建筑物，那是期古普工程地面指挥中心，科姆罗中尉这时正坐在桌前，双脚搁在桌

上，他的面前放着一堆科学杂志。科姆罗是今晚的值班指挥官，他每月值班一次，指挥十二名值夜班的一般职员。今夜，这组人员正在监听代号为“凯普一号”的军车的进展情况，及其发来的情况汇报。凯普一号这时正在穿越过亚历桑纳州大沙漠的途中。

科姆罗讨厌这种工作。他身处的房间颜色暗淡，亮着几盏日光灯，景况没有什么诱人之处，他感到很不愉快。除了有卫星发射行动外，他从不到地面指挥中心来。发射卫星时的气氛与平时截然不同，室内到处都是忙碌的技术人员，他们各自忙于复杂的工作，每个人都怀着太空船发射之前所特有的紧张心情，提心吊胆地等待结果。

这里的夜晚枯燥乏味，仿佛从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科姆罗正好可以利用这些时间阅读一些平时遗漏了的东西。从专业上来说，他是个循环系统生理学家，他对于人在高重力状况下的紧张情绪尤感兴趣。

今晚，科姆罗正在阅读杂志上一篇题为“增加的动脉气压下携氧容量扩散梯度的化学剂量”的文章。他觉得这篇文章读来很费力，而且内容也不太吸引人，所以当头上的扩音器突然传来萧恩和克兰从军车中发出的声音时，他丝毫没有因阅读被打断而感到不耐烦。

萧恩说：“范德尔戴卡，这里是凯普一号！范德尔戴卡，这里是凯普一号，Are you reading?①完毕！”

科姆罗觉得好笑，他如实回答说自己的确在看书。

① 无线电通讯用语，用以询问是否收到信号

“我们正准备开进皮德蒙特小镇去收回那颗卫星。”

“很好，凯普一号。别关掉无线电！”

这是卫星回收过程中的一项规定，正如斯古普工程的系统规则手册中所概述的那样。这手册是一本厚厚的、灰色的平装本，就放在桌子的一角，科姆罗随时可以查阅。他知道军车与基地之间的对话都会被录下来，日后更将成为这项工程永久性档案中的一部分，不过他却从未弄明白为何要这样。事实上，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军车出发，找到太空舱，然后返回。仅此而已。

他耸耸肩，继续阅读那篇关于动脉气压的文章。他一边阅读，一边听萧恩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小镇，刚刚经过一个加油站和汽车旅馆。这儿万籁俱寂，一个人影都没有。卫星发出的信号更强了。前方有一座教堂。到处都没有灯光，也没有任何动静。”

科姆罗放下手中的杂志。萧恩的声音显然有些紧张。若在平时，科姆罗想到两个成年人因走进一个死寂荒凉的小镇而感到恐惧，他会觉得十分可笑，不过他非常了解萧恩这个人，他知道萧恩什么都好，就是缺乏想像力——可以在观看恐怖片时照样呼呼入睡，萧恩就是这样一个人。

科姆罗开始留心收听。

透过劈劈啪啪的静电干扰杂音，科姆罗听到汽车引擎的隆隆声。接着，他听到萧恩和克兰在车内的低声谈话。

萧恩：“这儿真是静啊！”

克兰：“是，长官。”

一阵沉默。

克兰：“长官？”

萧恩：“什么事？”

克兰：“你看见了吗？”

萧恩：“看见什么？”

克兰：“后面，那儿的人行道上好像有个人。”

萧恩：“你在胡思乱想吧！”

又是一阵沉默。后来，科姆罗听到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汽车停了下来。

萧恩：“啊，上帝！”

克兰：“又有一个，长官。”

萧恩：“好像死了。”

克兰：“要不要我……。”

萧恩：“不要，待在车里别动！”

他对着话筒提高嗓门，用较正式的话语说：“范德尔戴卡，这里是凯普一号！完毕！”

科姆罗拿起麦克风：“听见了，发现了什么？”

萧恩紧张地说：“长官，我们发现了人的尸体，有很多，看上去他们都已死了。”

“你能肯定吗，凯普一号？”

“天啊！”萧恩说。“我们十分肯定。”

科姆罗用温和的语气说：“继续向太空舱进发，凯普一号！”

他边说边环视了一下房间。值班的十二个人虽然都注视着他，眼神却很茫然，对他视而不见，因为他们都在留心倾听扩音器里传来的声音。

军车又发动了。科姆罗将双脚甩离桌面，按了一下控制台上的红色“安全键”。这个键自动将地面指挥中心与外部隔离开来，没有科姆罗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许随便出入。

随后他拿起话筒说道：“给我接曼契克少校！曼——契——克。这是基地电话！我等着！”

曼契克是当月的主值星官，他直接负责二月份有关斯古普号卫星的所有行动。

科姆罗一边等电话，一边用肩胛夹住话筒，点燃了一支香烟。扩音器里又传来了萧恩的声音：“你觉得他们死了吗，克兰？”

克兰：“是的，长官。看上去他们很安详，其实都已经死了。”

萧恩：“可是他们并不像真的死了。有点奇怪……总之，他们都已经完蛋了，肯定有好几十人。”

克兰：“他们好像都是就地倒下的，也就是说，走路时绊倒身亡。”

萧恩：“满街都是，还有人行道上……”

又是一阵沉默之后，克兰说：“长官！”

萧恩：“天哪！”

克兰：“你看见他了吗？那个穿白袍的人，正在穿越街道……”

萧恩：“看见了。”

克兰：“他只管踩着那些尸体走，就像……”

萧恩：“他正朝我们走来。”

克兰：“长官，我想我们应该离开这儿，如果你不介意我……”

院。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和嘎吱嘎吱的咀嚼声。喇叭里的声音消失了，范登堡斯古普卫星工程地面指挥中心再没有响起二人的说话声。

危机

据报载，格莱斯顿听到“中国通”戈登在埃及死亡的消息之后，烦躁不安地埋怨说他的将军本该选择一个更适当的时机死去：戈登的死使格莱斯顿政府陷入一片混乱和危机之中。格莱斯顿的一名助手认为当时的局势极不寻常，且无法预料。格莱斯顿听后愤怒地答道：“所有的危机都是一样的。”

他指的当然是政治危机。一八八五年还没有出现科学危机，而且在之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也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科学危机。不过后来则发生过八次重大危机，其中两次曾被广为宣传。有趣的是，那两次众所周知的危机——发展原子能和太空计划能力的危机——都是与化学和物理学有关，而不是生物学。

这本在预料之中。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第一门晚近才变得极其现代化且高度精确的科学；化学是紧随其后一门学科。而生物学这门晚近才发展的新学科，却远远落在后面。即使在牛顿和伽利略的时代，人类对月球和其它天体的了解比对自己居住的星球还更多。

直到四〇年代后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战后时期，抗生素的发现成为刺激因素，使生物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一时间，人们极为热中并大量投资在生物学的研究上，接连不断的发现和

发明接踵而来：镇静剂、类固醇荷尔蒙、免疫化学、遗传密码，一九五三年进行了首宗肾脏移植手术，一九五八年第一批避孕药试验成功。不久，生物学便成为所有学科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有关生物学的知识每十年就增加一倍。一些有远见的研究人员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改变遗传因子、控制繁殖、调整智力等想法——这在十年前只不过是一些狂妄的推想而已。

在生物学方面从未发生过危机，安德罗米达品系^①则带来第一次危机。

按照鲍海姆的说法，“危机”是指一种先前尚好的情况，因为另外一个附加因素而突然变成完全难以忍受的情况。至于那个附加因素是政治、经济还是科学方面的则无关紧要：一个民族英雄的死亡、价格的不稳定或一项工业技术的发明，都能引起局势的波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莱斯顿的说法是对的——所有的危机都是一样的。

著名学者艾弗雷德·波克朗在其对危机的研究《文化、危机和转变》中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点。首先，他指出每个危机的先兆远在未爆发之前就已存在。爱因斯坦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年期间发表了相对论，其效应在四十年后的一场大战结束时得到了应验，因此他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次危机的先兆。

同样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德国和苏联的科学家对太空旅行发生兴趣，其中只有德国人认识到火箭的军事潜力。大战之后，当德国在佩内明德的火箭装置被苏联和美国拆除以后，只有苏联采

① 此即从斯古普七号人造卫星上发现的生物体的电脑编码

取了迅速果敢的措施，转向发展太空科技。而美国人则满足于儿戏式地把那些火箭随便修补一下，这导致十年后美国的一场科技危机，并涉及到苏联的人造卫星、美国的教育、洲际弹道飞弹和飞弹发展的停滞等。

波克朗还指出，危机是个人和性格的复合物，这也是极为独特的现象。

如同达尔文会写信给罗斯福谈论原子弹未来的发展那样难以想像，人类也无法想像亚历山大在卢比孔河，以及艾森豪在滑铁卢的情景。危机是人造成的，往往由于一己的偏见、嗜好和倾向而陷入危机。危机是直觉和盲点的总和，是被认知和忽略的事实融合。

然而，每次危机的独特性背后都有令人困扰的相同之处。回顾一下以往的情况，所有危机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具有可预见性。它们似乎有着某种不可规避的命运，似乎是注定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危机都是如此，但是的确有许多这样的危机，这就足以使最固执己见的史学家也变得玩世不恭、愤世嫉俗了。

依照波克朗的论点来考虑安德罗米达品系的背景和特征是饶有趣味的。在安德罗米达品系出现前，从未发生过什么生物科学的危机，而第一批面对这些事实的美国人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一次这样的危机。萧恩和克兰很能干，但思考问题却不够周密；还有科姆罗，这名范登堡的值班指挥官虽说是个科学家，却仅仅以为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搅乱了宁静的夜晚，而丝毫未想到会发生

任何事情。

科姆罗按照规定给他的上司曼契克少校打了电话。事情到此才开始出现转折，因为曼契克较容易考虑到事件中的危机成份。

然而，他却没有承认这是个危机的心里准备。

曼契克仍满脸睡意，他正坐在科姆罗的桌沿上聆听萧恩他们从军车上传来的谈话录音。

听完录音带后，曼契克说：“他妈的！我还真是头一回听到这么奇怪的事情！”接着，把录音带再播放一遍。他一边听着，一边小心地将烟斗装满烟丝，他点燃烟丝，并把它压实。

曼契克是个工程师。他身材矮胖、性情温和，常为不稳定的高血压病情而烦恼，因这预示着他不会再有晋升的机会。曾有人多次劝他减肥，但他一直做不到，所以他正考虑离开军队重新就业，去民营工业部门当一名科学家，那儿的人才不在乎你的体重或血压哩。

曼契克在来范登堡之前曾在俄亥俄州的莱特帕特逊工作，负责太空舱着陆法的试验工作。他的任务是开发一种在基地和水面都能安全着陆的太空舱形状。曼契克成功地研制出三种颇具发展前景的新型舱形状，所以他得以晋升，并被调来范登堡。

到这儿之后，他负责行政管理工作。他厌恶这项工作，他讨厌与人打交道。耍手段、操纵控制别人的把戏，以及下属变化无常的行为对他毫无吸引力。他常常祈望自己再回到莱特帕特逊的那些风洞。

这种念头，尤其是在夜晚，当他因一些愚蠢透顶的事情而被